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42

未完成的旅程

WEI WAN CHENG DE LU CHENG

(二)

黎小江 主编



广州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未完的旅程

(二)

黎小江 主编

汪光明
曹林平 编著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 黎小江主编. —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4.5

ISBN7-80592-707-3/G.131

I. 中… II. 黎… III. 文学—军事—中国

中国军事文学 未完成的旅程 (二) (42)

出版者: 广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辛予 封面设计: 蒙复旦

责任校对: 容晓风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印刷者: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68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592-707-3/G.131

定 价: 988.80 元 (全 55 册)

第十八章

临近傍晚时，嫣红的夕阳投射在河滩地上，河水、石头、草木和那遍布河滩的施工战士们的身上，都被一层透明的桔红色晚霞包裹着。河水似乎变稠了，在夕阳下，近似红色的透明液体缓缓流动着；河面上，氤氲着一层爆破后的硝烟尘土和潮湿的水气；远处山岗后边的天空，旋荡着一阵阵和暖的风，吹到河滩地上，带着一股将熟的麦子散发出来的香甜的气味儿。

六个连队一齐开上工地。他们有的沿河滩修筑石堰，搬石头的、垒堰的一片忙碌；东边的一处地势较高地段，成百名战士在挥动锹镐平地，把高处石头、碎砂土，垫到西边低凹地段——用小车推，用筐挑，往来穿梭着；也有一些战士在难以移动的巨石旁抡锤打眼，准备用炸药将这些巨石炸碎；山坡上有几十名战士在用镐头和铁锹起土，将土顺坡漫流下来，准备在乎好地以后，用这此土来垫地。几里长的河滩地上，锤碰钎头的叮当声，镐锹铲石土的碰击声，以及战士们相互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使这一处荒凉的所在显得十分热闹。

王煜的计划实现了，河滩地造田的工程已经动工。由于孙发扬的提议，师常委会的决定，各团都抽出了一个连队，参加了造田工程。虽然对此各团的领导们并不那么痛快，他们在强调了各种理由——训练任务紧，本团农场缺少生产连，甚至还在心里骂王煜是“伸手派，会打算盘”，然而最后，在孙发扬的催促下，他们还是都抽调了一个连队，交由王煜的造田工程指挥部统一

使用。

工地上，孙发扬正在抡着八磅铁锤打钎。他穿着一件白衬衫，挽起半截袖子，把铁锤抡得呼呼带着风响，一锤跟一锤结结实实地砸在钎头上，石眼里溅出白色的细石粉末，在石眼周围渐渐积了厚厚的一圈。掌钎的是战士高满，他将右膀斜靠在石上，双手握紧钢钎，每一锤落下后，他都有节奏地转动一下钢钎，和师长配合得十分默契。一旁还有两个战士在等着替换他俩。

孙发扬来到五连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他本来是到五连抓四〇火箭筒射击迎风偏难点的，但是偏巧团里分配五连参加造田工程。李大有对他发牢骚说，是因为他们连上次四〇火箭筒考核“烤糊了”，团长王煜才把他们连派到这里来造田，住在了附近的小张庄。这样一来，连队军事训练就没有足够的时间保证了。

“师长，你真要下来蹲点，要是抓不出成绩来可别后悔呀！”李大有发了一通牢骚后笑着对孙发扬说。

“只要想办法，问题总会解决的。你先刮泄气，我还没发愁呢，你着什么急！”当时，孙发扬这样安慰李大有。

事实上，孙发扬下五连之前，王煜已经先给他打过电话，告诉他团里已经决定派五连参加造田工程，是团党委会上定的；问他如果想抓四〇火箭筒射击迎风偏的问题，是否换一下别的连队。然而孙发扬没有改变主意，他认为既然五连在大风天考核时，没有能打好，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点选在五连是最合适不过的。至于施工和训练的矛盾，可以妥善安排解决。不过，他还是批评了王煜几句：

“你们是怎么搞的？师里派的工作组下到五连抓政治教育改革，我也要下去抓火箭筒射击训练，可你们就在这节骨眼儿上派他们连搞施工？看起来，你是特别不喜欢这个连队？好了，你别说了，你有道理——施工也重要，要派过硬的连队去……管你们怎么安排，师里该怎么抓还是怎么抓！”

于是，孙发扬带着警卫员小郭，拉着行李下到了五连，在小张庄号了一间房住下了。白天一起和连队到河滩上劳动，傍晚休息时间找战士们一起研究解决四〇火箭筒射击迎风偏的办法。这期间，师政治部派的工作组也在五连，调走周西南抓政治教育改革的情况，李亦农也下来了，但几天后他又因为军里开会走了。

自从到五连后，每天参加造田劳动，孙发扬感觉精神格外好些，心情也舒畅——野外的清新空气和体力活动，使他渐老的躯体内又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特别是整天和年轻战士们在一起，他觉得自己也并不怎么显老。

“叮——当！叮——当！”孙发扬一口气抡了一百大锤后，停下来用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一个战士又接过他手中的锤。高满也被另一个战士替换了下来。

“小高呀，你是什么文化水平？”孙发扬从放在地上的军上衣兜里摸出香烟，一边点火抽着烟，一边招呼高满；俩人坐在砂石地上休息。

“高中毕业。”高满回答着，两手抱住磕膝盖，偏头望着师长。

“程度不低……比我高多啦，我连一天学也没上过。”孙发扬笑笑，直率地说。

“师长的水平比我们可高多啦！”高满有些承受不了孙发扬的话，他疑心师长是瞧不起现在的高中生。

“哎，哪里，有些事儿我做不了，你们可以办得到，”孙发扬看了高满一眼，“你说说看，解决四〇火箭筒迎风偏问题难点在哪里？”

“这个……”高满想了想说，“多进行风天训练……另外，应该计算好修正量……”

“好！你就干吧，计算吧……就交给你这个任务——计算一下在不同级别的风、不同角度的风中射击时需要的修正量！咱

们也得科学练兵嘛！”

“哎呀，我不行！难呀！”高满迟疑着。

“不难还叫什么攻关呢？难，越难，解决了以后才有价值！干吧，我当你的后台老板！高中生嘛，得发挥潜力，多观察一下，学会测定各种风的速度，根据火箭弹的重量、射速、射程，计算一下……哎，小刘！打多深了？半尺啦？行啦，装药！”孙发扬起身去看那两个打好石眼的战士装填雷管和炸药。

“小高，你去河边挖点湿土来！”孙发扬吩咐高满。

打好的石眼装进了白色炸药，又将雷管放进，然后又添满炸药；接着高满用铁锹挖了一筐湿土来，将湿土盖在炸药上，用脚踩得很结实了，只等别处的炮眼装好炸药一起点火。

“嘟嘟——”几个炮眼都装好炸药后，李大有吹响了哨子。

随着哨音，所有战士都找坑凹处和坡坎下隐蔽，只留下几个负责点炮的战士。

又一声哨响后，几个点炮眼的战士迅速用香烟头点燃炮眼外的导火索，然后敏捷地跑向各自选好的隐蔽处躲起来。

河滩上一时静得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各处的炮眼的导火索在滋滋冒着青烟……

“轰，轰……”爆炸声接连而起，地震得痉挛抖动，碎石块被高高抛起到空中，旋即又像冰雹雨般哗哗下落；一时烟尘弥漫……

孙发扬和高满等几个战士隐蔽在刚垒起的一段石堰后，他露出头来朝河滩上观察——

烟尘散去后，南边几个战士从隐蔽处跑出来，“嗷嗷”的喊着。

“那边是哪个连的？隐蔽！不要命啦！快给我回去！”孙发扬从堰后站起身来朝那几个战士吼叫。他的话音刚落，只听“轰隆”一声爆响——一个炮眼因为导火索受潮燃得慢，延迟了爆

炸。

这时，又跟着陆续跑出来一些战士，意外的爆炸声一响，他们又连忙跌跌撞撞奔回隐蔽处。好在爆炸处离得远些，石块崩上天后再落下来慢些，总算没有伤着人。

“嘟嘟——”解除隐蔽的哨音响了，工地上又恢复了一片忙乱。

“真他妈胡闹！简直像放羊！”孙发扬气愤地骂了一句，从石堰后走出。

副团长张新国小跑着来到孙发扬跟前，他听到了孙发扬的骂声。

“这么搞怎么行，田没造好就得伤一个班人！你是怎么组织指挥的？”孙发扬又朝张新国瞪起了眼睛。

“师长说得对，这样是不行——六个连队一齐堆在这儿，像是蜂窝，工作效率并不高，是不是可以考虑两班倒，这样把时间错开，工时一点不减少，效率会大大提高！”张新国征求着孙发扬的意见。

“我看可以，这么一来，连队训练时间也好安排了……”孙发扬想了一下，赞同地点点头，“分两班，三个连队一班——上午五点到十二点一班，下午两点到八点一班，送饭上工地！咱们要的是效率，不要人海战术、消耗时间，同时要注意安全防事故。”

“那就请师长和王团长说一下吧，他是工程总指挥……”

“他挂个空名，工地上见不着他的影儿，总指挥怎么指挥？”孙发扬有些气恼地说，“我看他是事务主义，乱忙也忙不到点子上，什么都抓，什么都管，事无巨细，就是一样，缺脑子！”孙发扬说到这里，忽然觉得在王煜的下级面前批评王煜有点不合适，便住了口。“好吧，我跟他谈吧。我知道，你们这些副手见了王煜舌头就变短了，不敢说话。”

“我给团长建议过，他没当回事儿。也许他太心急了，他要

进度,我说多少也没用,他相信自己的经验。师长你知道,部队就讲个下级服从上级……”张新国解释着,“一号你来个决定吧,对,你已经决定了,那我就立即执行啦,从明天开始。没问题,这样对工程大有好处。”

太阳将要从西边地平线上沉下了。透明的暮霭在田野上织起一幅淡淡的帷幔。远近村庄上空升起缕缕炊烟,传来鸡啼狗吠。收工归来的五连战士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路唱着歌儿走回小张庄。

炊事班设在生产队队部院里,靠西墙搭了一个席棚,砌了两座抽风灶,安上了大铁锅。开晚饭了,这里弥散着一阵浓浓的饭菜香味和热气——大锅焖米饭,大锅熬白菜豆腐;各班派人端着盆来打饭。连部来的通信员和司号员、文书打了满满一盆菜和两盆饭端回连部。因为师长和机关工作组在连部就餐,炊事班每次打菜都给连部多打些,打少了连部来的战士就不满意,他们怕不够吃;而打多了呢,又吃不了。不过,吃不了他们也不给炊事班送回来,而是悄悄给了房东老大娘,一来密切军民关系,二来他们想:如果剩下菜送回去,下次炊事班就有理由给他们少打些。

孙发扬在连部和大家一起吃过晚饭后,对李大有和周西南说,晚上他要找全连干部和炮排全体战士开个会,研究一下造田工程作息时间改变后训练的时间安排以及怎样攻克训练中的难点的问题,要他们通知一下,八点钟准时在连部开会。说完,他便一人走出连部驻的院子,沿村中一条小街走去,来到村外两排杨树护着的大路上散步。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夜雾从四处庄稼地里升起。临近的一个村庄方向闪着点点灯火,附近的水塘处,响着打鼓似的蛙鸣。孙发扬走了一阵,迎面遇见他的警卫员小郭大步而来。

“师长。”小郭远远看出了孙发扬的身影,迎上来招呼着。

“我不是让你回警卫连吗？你怎么又来了？这儿暂时用不着你。”孙发扬停下步子，问他。

“李政委让我来，他说军区通知要搞师长集训，请你明天回师做出发准备，我来帮你收拾东西的。”

回村的路上，孙发扬问小郭是怎么从师里来的，小郭回答说，是搭顺路车先到团部，然后从团部走来的；因为他估计师长今晚不会这么快就离开五连，会有工作交待安排一下，第二天上午回师，所以，他今晚就没有要车来，而是吩咐小车班，明天上午八点派车赶到小张庄去接师长。

进村后，孙发扬先让小郭到炊事班去找饭吃，自己则回到住处——村北一家军属户的西厢房。

也巧，他刚进屋，放在八仙桌上的一台电话机就响了，他抓起话筒。

是李亦农打来的电话，说接军里通知，军区要举行不定期的师长集训，请他准备一下，明天赶回师里，后天便到军区报到。

放下电话，孙发扬转过身来，看到屋里当地站着房东女主人桂大嫂，她手里端着一碗五香花生米，朝他笑着。这是一位约摸四十左右的乡村妇女，身子结实而丰满，印花布衬衫里，两只硕大的乳房高耸着。她男人在队里赶大车，儿子在部队当兵三年了，家里还有一个闺女。

“哟，小大姐，”孙发扬笑着招呼女主人，“又送什么好吃的？花生米？小心把你们家吃穷呀！”

“哪儿的话呢，首长，”桂大嫂将碗放到桌上，“没什么好的，乡下比不了你们部队上，大鱼大肉的。一点花生米就着下酒，这屋里潮，喝点酒抗湿气。”

“我才住到这儿几天工夫，你就知道我爱喝酒啦？哈哈！不行，今儿不能喝了，晚上要去开会。留着吧，留着给你们掌柜的下酒。”

“他那个死人，赶大车给队里跑副业，自个儿田里的活儿都扔给我一个老娘们，眼看麦子熟了，收不上来，儿子又在部队上。要是来一场阴雨，麦子霉了就……唉……”桂大嫂边说边叹息着。

“瞎，你急啥？明天我走之前跟连里交待一声；咱们部队住在这儿，还能看着你的麦子烂在地里？咱们有的是小伙子！”说着，孙发扬抬起手腕看表。女主人很聪明，知道首长看表是有事要走，便离开了。随后孙发扬走出屋，去五连连部开会。

夜里十点多钟，孙发扬才回来。警卫员小郭已给他打好了洗脸水。孙发扬洗着脸，自言自语：“解决啦，都解决啦！会议开了，找出了八个四〇火箭筒迎风射击的技术难点；高满也接受了计算修正量的任务；时间安排也有了保证；还到炊事班转了转，让他们搞好伙食，每顿饭得保证两个菜，每天要吃一次肉；连队又要施工，又要训练，吃不好可不行。”

小郭在炕上给孙发扬铺开被褥。

“对了，小郭，你睡在这儿吧，我那儿有两床褥子呢，和房东借一条被子……”

“我到炊事班去睡，那儿有我一个老乡，我们睡一个被窝对付一夜算了。”

“让你睡这儿就睡这儿，咱们可以聊聊天，做个伴儿嘛！去找房东大嫂借被子吧！”

小郭为难地撇撇嘴，看着靠窗砌的一条土炕，很窄，一个人睡宽，两个人睡就显挤了。

孙发扬看出了小郭的心思，对他说：

“你睡炕上，我睡那儿——”

小郭看孙发扬指着墙根躺着的一只宽大的木槽子，里面还堆着些去年的麦秸，倒是可以睡一个人。便说：“行呀，我睡槽子里吧。”

可是，等小郭从房东家抱了一床被子过来，孙发扬已经把他的褥子铺在槽子里的麦秸上了，又把被子放上去，笑呵呵地说：

“这儿好呀，这儿舒服，像沙发床！”

“师长，你还是睡炕上吧，我睡槽子里，”小郭有些为难，“让首长睡那儿不像话！”

“什么像话不像话，今天你当首长睡炕上，我当警卫员睡地下，一、二、三——脱衣服，睡觉喽！”孙发扬叫着，脱了衣服，钻进了被子。

熄了灯后，一时睡不着，俩人聊着闲话。说起部队可能快要改装和实行军衔制的事。小郭说：

“咱们的军装显不出威风来，窝窝囊囊，你看电视里外国军队的军装，一点褶儿都没有。我们连有的战士说，当兵的三大怪：裤子肥得像口袋，被子不分里和外，帽子洗了吹圆了晒！”

“是呀，该改一改了，过去咱们国家经济困难，现在好转些了，快要改装了。一步一步前进吧，部队的目标就是正规化，现代化，但也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家穷就得慢慢攒。小郭呀，我小时候，一件破褂子穿四季，寒暑都是它，十三岁上才穿头一双布鞋。”

“这会儿您当师长啦！要定军衔……哼，”小郭搞不清多高职务定多大的军衔，只说，“我看定低不了……”

“‘文革’以前，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的时候，给我定了个少校……”孙发扬望着窗玻璃外的一钩新月，“现在，我看最多也就是定个大校，那也就算不错啦！话说回来，要是打仗的时候，到我这岁数，不牺牲怎么也闹他个少将当一当啰！和平时期慢多了，人都耗老了，该给年轻的让位啦……咳哟，他娘的，是什么东西咬了我一下，该不是有跳蚤吧！”

小郭没等听完孙发扬的话就睡着了。孙发扬说着说着，听

到炕上响起了鼾声，才住了嘴。

孙发扬快要睡着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把小郭也惊醒了。小郭要爬起来去接电话，孙发扬已经先起来了。

“喂喂，是张新国吗？我找张新国——”话筒里响起王煜焦躁的声音。

“什么事呀？”孙发扬随便问了一句。

是总机接错了电话，把王煜要挂造田工程指挥部张新国处的电话，挂到了师长这里；而张新国住在附近的柳树河村。孙发扬拿着话筒听着；里面爆响着王煜的叫骂声：

“你是怎么搞的？听说你把施工连队分成了两班人马？你真会别出花样儿！同志呀，这是造田战斗，要抢时间！不是对付洋鬼子，慢吞吞的磨洋工，要是到时候完不成任务，你可要小心乌纱帽，你眼睛里越来越没有我这个团长了！我还是不是团长？”

听到这里，孙发扬憋不住了，他说：

“我知道你是王煜，你是吃了炸药还是怎么的？……”

“什么？……师长，噢，我没听出来，请原谅。”王煜的声音变小了。

“半夜三更你不睡觉，精神劲满大嘛！什么，开会？有工夫到工地上来看看，别挂上个工程总指挥的名儿不管实际事儿，光在电话里胡说八道！告诉你，明天我要走了，对，是到军区参加集训……嗯，就这样，喂喂，你别忙，张副团长不该挨批评，对……该挨批评的不是别人，是你！再见吧。”

再躺下以后，孙发扬一时难以入睡，大概是木槽里的麦秸上有跳蚤蹦进了他的被子里，在他腿上、肚子上、胳膊上，轮番耍开了把戏，搞得他不时翻身、打滚。他心里暗暗懊悔：真不该睡在这木槽子里。对面炕上小郭睡熟了，鼾声有规律地响着，伴着咂嘴的声音。年轻人呵，倒头就睡；人上了岁数，不顺心的事情似

乎格外多些。

孙发扬忽然掀开被子，爬起来到炕边去推醒警卫员小郭：

“小郭，醒醒，醒醒……”

小郭从睡梦中醒来，发着吃症似地：“师长，怎么啦？有情况？”

“起来起来，你到木槽里去睡，咱俩换一换，那儿太舒服了……”孙发扬把小郭拉起来，“今晚上既然你当首长，就该睡舒服地方，我当警卫员睡炕上，炕硬，槽里有麦秸，软和。”

小郭睡梦未醒，糊里糊涂钻进孙发扬的被子里睡了。孙发扬得意地暗笑着，睡在炕上。

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孙发扬若无其事地问小郭：

“喂，夜里睡得好吧？梦见媳妇啦？”

“咬得慌……”小郭撅着嘴嘟囔着。

“哈哈……”孙发扬高兴地大笑起来。

八点钟，早饭吃过不一会儿，接孙发扬回师部的小车开进了小张庄。从车上跳下了李亦农。

孙发扬迎上去和他握着手：

“这么大一个师，咱们俩蹲点却蹲到了一个连……”

“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嘛，哈哈……”李亦农笑道，“你这师长一走，日常工作都压到我这里，恐怕我想多在这儿住几天还不行呢！我是能溜就往下溜呀。”

俩人就在车旁边谈起来，除了谈五连的政治教育改革的经验总结问题及四〇火箭筒迎风偏射击问题，还扯到全师的年轻干部配备问题，以及各级干部将面临的考核。

孙发扬临上车前，对周西南说：

“把李政委安排在我住的那家房东那里吧，正好电话也别撤了……哦，还有一件事，你们抽空儿帮助那家房东拔拔麦子，他家劳力少。”

“是。”周西南答道，“我们准备统一安排一下，分一下工，把全村缺少劳力人家排个队……”

“是呀，”李亦农赞同地，“现在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助民劳动的方式恐怕咱们也得相应改变一下喽，也得把咱们的小伙子分到各家各户去。”

“分吧分吧，”孙发扬笑着说，“田虽然分到各家，但所有权还是集体的；战士们虽然分到各户，所有权还是连队的。”说罢，孙发扬和李亦农及五连干部、机关工作组的同志一一握手告别，跳上了越野车。车子开动了，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对李亦农笑着大喊道：

“喂，老李呵，我住的那间屋有个大木头槽子，里面垫着麦秸，睡那里边比睡炕上舒服，像睡沙发床！”

第十九章

孙发扬走后第三天，五连便决定帮助小张庄社员夏收。他们根据各户劳动力状况，把连队人员进行了分工。不用说，李亦农是会帮助房东桂大嫂的——头天晚上，他就和桂大嫂打好了招呼。

“首长还去呀？周指导员已经给我们分派了兵了，这活儿使人哟，首长怕干不动……”桂大嫂把端来的几个茶叶蛋放在八仙桌上，“这留着您下酒吧，孙师长就爱喝个酒。”

“我不能喝酒，有病不能喝，鸡蛋你端回去吧。告诉你呀，我拔麦子可是把好手咧，不信你明天早晨瞧吧！”

凌晨四点半钟，李亦农就随着连队司号员的起床号音爬起来，穿上衣服，揉着眼睛，走出屋门。这时，桂大嫂和她丈夫、女儿三口已经等在院里了；周西南带着两个战士也来了。

天还未亮，村街上响着杂乱的脚步声和人们的吆唤声。手电筒的亮光在向村外游动……

起早儿夏收是农民们祖辈的习惯，不等太阳最烤人的时候到，活儿也干得差不多了。傻子才睡到天亮，然后顶着毒辣的日头拔麦呢。

太阳升起一竿高的时候，李亦农已经拔完了三垄麦子。不过，桂大嫂那位牛一样壮的不声不响的丈夫，比李亦农拔得多出两垄。这个四十多岁的农民望着自己责任田里的丰收的麦子，高兴得脸上浮着微笑。周西南和两个战士也干得很猛。李

亦农一边拔麦一边和桂大嫂搭着话,听她数说着实行生产责任制比过去“吃大锅饭”的好处:

“早先实行记工分,出一天工记一天分,出工倒都挺勤,不出工没分呀!可就是一样,到了地里,尽摸着锄头把儿号脉——磨洋工,不管田里出不出活儿。”

听着桂大嫂的唠叨,李亦农想到,应该提醒周西南一下,抽时间把全村农民实行责任制以后的状况和从前做一下比较,搞一搞社会调查,来对战士们进行一次党在农村的政策改革的实际教育。

太阳升高了,将麦田里的湿气蒸发,在空中弥腾着。看不见的一股热风夹着成熟的麦香和泥土的芬芳气息在麦地上流荡。李亦农弯腰弓背,两手攥紧一把把麦茎的下半截,不停地拔着。他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在田里拔麦子的情景(那时他们租种地主几亩土地),父亲拔麦子的动作是那么利索有劲,而他呢,虽然身小力单,也努力学着父亲的动作干;干一会儿,父亲就不让他干了,让他跟在后边拾麦穗。歇息时,娘从家里提来瓦罐盛的绿豆汤和贴饼子(这是娘勒紧自己的裤带,从平日口粮里一口一口攒下来的,留给爹干重活儿的时候吃)。从小儿,李亦农就闻惯了成熟的麦子的甜香气息,闻惯了庄稼人酷爱的土地的芳香……在他的记忆中,还留下了父亲弯腰弓背拔麦子,甩落一溜汗水的形像。父亲那在夏日的骄阳下,被晒得黑油油的骨骼峥嵘的脊背,像一幅油画一样,永远刻在他记忆的脑海中;他还记得母亲夏夜里纺线时纺车的嗡嗡响声,记得母亲爱悄悄哼着的小调儿——那令他神往而勾起他许多幼年时的联想的家乡小调儿……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双亲还在他没有能够自己找到个饭碗时,便贫病交加,相继故去,使得他独自去闯关东,走上了已经走过来的这条路……现在,李亦农闻着这成熟的麦香,听着房